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
第三九一回 盜雙鉤初進連環套 借火亮驚醒竇耳墩

話說朱光祖此時將王八的衣服脫下，摔卻燈籠，也不管那人屍首倒在地下，他便提著刀，直向上房而去。走到大寨圍牆以外，便一縱身，躡上房簷，躡房越屋。不一刻，到了第三進，便躡到東首那間屋上，就房簷倒垂下來，用了猿猴墜枝的架落，將身向窗戶外望房裡一瞧。只見房裡面尚有燈光。便用津唾將窗紙黏濕，用刀尖戳了一個小孔。此時他已輕輕的跳落地下，靠窗腳下站住，復又從窗戶紙上小孔中望了進去。只見那房內靠東首板壁，擺著一張方桌子，又一個半明不滅的殘燈。當面有一張牀鋪，掛著蚊帳，帳子卻放著，拖在牀前。朱光祖心中想道：「這牀鋪，大概是竇耳墩的臥牀了。可不知他現在可睡在這裡不曾？」於是用刀尖輕輕的將窗戶撥開，用了個飛燕穿簷的架式，一縮身躡到房內，即向桌上那殘燈上取了一個火，將那雞鳴斷魂香，熏著了一會。然後走到牀鋪前，將帳門撥開，向裡一看，牀上並未睡人，只有兩條白被，折疊在裡面。

朱光祖驚訝道：「竇耳墩那老兒不在這裡，難道我受了那人騙了麼？」因又道：「且不管他在哪裡，只要將他的雙鉤尋找到了，將這件東西盜了去，就沒有事了。」一面暗想，便轉過身來，在房內各處尋找了一會，並不見有什麼雙鉤。只見壁間掛著個木匣，約有三尺來長，有七八寸寬。朱光祖暗想：難道他那雙鉤藏在那木匣內不成？一面想，一面就走到那裡，從壁上將木匣取下，就燈前開了，向木匣內一看，原來是一對雌雄劍。朱光祖見不是雙鉤，心中好生著急，又將木匣蓋好，仍代他掛在原處。復又尋找一回，仍然不見。暗說道：「這雙鉤藏在何處呢？也罷！咱尋不到雙鉤，便將御馬盜出來，亦是好事。」又想到：「又不知御馬現在何處，又如何去盜呢？不若仍是尋雙鉤為上策。」因此又出了房間，將窗戶仍代他關上，即從這邊簷上飛身上去，躡到西首那房間屋上，伏身細聽。

只聽西首房裡有酣睡之聲。朱光祖暗道：「大約那老兒睡在這邊了。」因又走到房簷口，將身子跳落下來。先在窗外靜聽一會，房裡鼻息之聲，仍然如是。朱光祖便放著膽，將窗子撥開，取出火亮，向房裡一瞧，見當面也是一張牀鋪，也掛著蚊帳。朱光祖便即躡身進房，正要取火種點燈，忽聽得牀上一人喊道：「天霸呀！天霸！不怕你絕大神通，你若贏不得咱老子的雙鉤，著想將御馬交出，可是夢想了。」說到此處，又鼻息如雷。朱光祖道：「此人定是竇耳墩了，咱何不就此將他殺了？那雙鉤無論尋得出來與否，人既殺死，雖有雙鉤，也無用的，就如此辦法。」主意已定，手執鋼刀，走到牀前，將帳幕挑開。忽又聽牀上有人說道：「咱什麼皆不怕，哪怕他黃天霸三頭六臂，也贏不得我這一對虎頭鉤。所怕的他前來盜我的雙鉤，萬一被他盜去，那可就戰他不過了。」講只兩句復又睡了。

朱光祖又要上前動手，忽又聽他說道：「咱爺爺的伙伴，爾等就將他擺在鼓樓上，萬不可又換地方。還要嚴加看守，提防有人來盜。」朱光祖一聽，心中大喜道：「原來他的雙鉤擺在鼓樓上。既知收藏所在，那就易於尋找了。」正要轉身去尋雙鉤，忽又想到：「我何以如此呆法，為何定要盜他的雙鉤？還不乘此將這老兒殺了，免得隨後又要與他爭鬥，又何必定要盜去雙鉤呢？」心中想罷，即刻抽出刀來，將火卷一亮，向牀上一照，便舉刀向牀上砍去。哪知不亮這火卷，還可將竇耳墩砍死；此時因這火卷一亮，早把竇耳墩驚醒過來，即聽他說道：「不好！」

因又喊道：「有奸細，快來捉人！」朱光祖一聽此言，也不管他何如，隨即一刀向牀上砍去，只聽得咣一聲響亮，並未砍在人的身上，卻是砍到牀上去了。朱光祖便掉轉來，身子躡出房外，一箭步飛身上屋簷，再四面一看，東方已經發白。他卻不敢怠慢，急急向山下投奔。卻好未碰著一人，走到天明，已經到了第二座關。守關嘍兵尚未起來，他便越關而去，暫且按下。

再說竇耳墩醒過來，說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喊人：「來拿奸細！」怎麼他就不見了？難道他會隱身法不成？諸公有所不知，因他這牀後有個暗門，裡面安了消息，外人看不出來。他卻特為裝好此門，以防人家暗算；若遇到三更半夜，措手不及之時，他便將暗門推開，就從這門裡逃走。所以他一經驚醒，喊了一聲：「不好！」又喊了一聲：「有奸細！拿人！」他卻早已從暗門內逃走了，所以朱光祖不曾砍中。此時朱光祖雖走，竇耳墩卻傳齊合寨人來，各處尋找奸細。哪裡尋得出人來？早已不知去向。一直尋到大寨以外，忽見有個死屍倒在那裡。大家一齊上前行，不是別人，卻是郝天龍隨身喚的小使鉤子。大家驚訝道：「怎樣他死在這裡？卻是被誰所殺？」郝天龍也就道：「奇怪了！咱昨夜巡查回寨，他還跟在後面，怎麼就死在這裡？卻是被誰所殺？」正在互相驚訝，忽見第一關守山嘍兵，匆匆的走到竇耳墩面前，先請了個安，然後說道：「啟大王爺！前哨巡更夫王八，不知被何人殺死，屍首拋在地下。」竇耳墩更加疑惑，這王八又是何人殺的呢？郝天龍說道：「據小弟看來，定是那黃天霸小子到此。」竇耳墩道：「俺也曾看見那奸細，卻非黃天霸那小子，可不知究係誰人？」郝天龍道：「即非黃天霸，也是那黃天霸那裡一起的人。」竇耳墩道：「這話卻也有理，除卻他那裡，還有什麼人到此作姦細呢？」郝天龍道：「大哥不曾見個什麼物件麼？」竇耳墩道：「幸虧愚兄被他火卷驚醒，不然，險些兒送了性命。」郝天龍道：「照此說來，還不是個奸細，竟是刺客了。」竇耳墩道：「何嘗不是刺客。」

郝天龍道：「這兩日內，大哥還要小心。就是咱們大家也要小心巡查，不可再被這奸細混進來才好。」竇耳墩道：「賢弟這一二日內，倒可無慮。那奸細定料咱們這裡這兩日必然加意防守，斷不敢來到。再過了兩天，反要嚴加防守。他以為過了幾日，俺們這裡見沒有事，也就鬆懈下來；他卻趁此又到，以致後患。」郝天龍大家齊聲說道：「大哥的高見，咱們就遵命照此辦法罷！」於是大家各歸本寨而去。

再說朱光祖奔下山，便一口氣跑回客店。黃天霸等一見，便迎接上來。計全首先問道：「朱大哥辛苦了，所辦之事已到手麼？」朱光祖道：「再莫提起，算是白跑了一回。咱早慮到，怕是一次不能到手。卻好打聽出來，那老兒的雙鉤收藏之所。」畢竟這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